

日本与日本人

〔英〕小泉八云

RRXZWK 海南出版社



・扇屋門
花扇

吉田時全盛切腹

号唐

3.0

76

日本与日本人

〔英〕小泉八云著 胡山源译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4 号

人人袖珍文库

日本与日本人

责任编辑:袁大川 王 朴

封面设计:戈 巴

*

海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48 印张:5 1/2 字数:141 千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90-917-2/B·29

定价:4.90 元

人人袖珍文库

缘 起

语云，一息尚存书要读；但无论如何，读书应是乐事而非苦事。

那些顶盔贯甲如临大敌的书，那些需要正襟危坐双手捧读的书，真正把读者害苦了。还有那些高头讲章、新旧八股、假大空言，读来亦只能如木皮道人所云，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人生有限，书海无涯，故不能不慎择所读之书。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全球文明的时代，读书的内容、方式和习惯自不能不异于昔时。现代人不能像申公豹，脸永远朝着背后，而应该面向前方，面向未来；同时为了向前，又必须先弄清自己是从何而来，现在又立足何处。《人人袖珍文库》所收的，都是中外古今名作，尤其注重那些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精神，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能调和现代审美观念的著作。文

库的选目坚持“双百”方针，不限类，不限时，不限地，不限人，只限一条：一定要是有全人类文化积累价值，不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父亲读过儿子还会要读的书。

选定书目当然是最要紧的，但光有这还不能适应“时少事烦”的现代读者的要求。《人人袖珍文库》有六个字的特点：开本小，字体大。开本一律采用特定的四十八开本，立在书架上和普通三十二开本差不多高，外出旅行时衣袋内可以装，坐着躺着随时随地可以读。字体一般用老五号字，经典和诗词用小四号字，特大的长篇也决不用六号小字，以保护读者特别是少年读者的视力；同时排版注意疏朗美观，校对力求消灭错字，印刷尽量选用好纸，保证读来悦目赏心，不至于手酸眼痛。

总之，为了人人，是《人人袖珍文库》的唯一宗旨。我们无意在高阁或高架上和高文典册比高低，唯愿能成为在紧张忙碌之余还想从书中得到一点安闲和愉悦的现代人的朋友，唯愿能使朋友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能通过阅读多得到一点人类文明各方面的知识。区区此意，识者鉴之。

钟叔河、袁大川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五日。

日本与日本人

编者前言

小泉八云(1850—1904)是个日本人的名字,其实他本是欧洲人,原名 Lafcadio Hearn,父亲是爱尔兰籍的军医,母亲是希腊人。他生于希腊,后到英国和法国念书,二十岁时到了美国,曾当过新闻记者。四十岁才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教书,和日本人小泉节子结婚后入日本籍,从妻姓小泉,取名八云。他是文人而兼学者,写过不少小说、文艺评论和介绍日本与日本文化的书,为近世西方有名的日本通。

小泉八云热爱日本与日本文化,这与他的希腊血统不无关系。周作人在《日本管窥》中说到“日本人古今不变的特性”有两点:“一是现世思想,与中国是共通的;二是美之爱好,这似乎是中国所缺乏。此二者大抵与古希腊有点相近,

不过力量自然要薄弱些,有人曾称日本为小希腊,我觉得这倒不是谬奖。”这一点小泉八云自己没有讲过,他对日本文化的观点也与周作人不同。周氏《谈日本文化书(其二)》曾指出:“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或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化,这都是同样的错误。第一类里西洋人居多,他们的亲日往往近于无理性,虽是近世文人也难免,如小泉八云,法国古修(PaulLouis Couchoud),葡萄牙摩拉霭思(W·de Moraes),他们常将日本人的敬神尊祖忠君爱国看得最重,算作顶高的文明……这种意见不佞是不以为然的。”

《日本与日本人》是落合贞三郎从小泉八云评论日本与日本人的著作中选编辑录而成的一本书,可以说是小泉八云的日本观的代表作品。周作人所指出的问题,本书译者胡山源也说了,说小泉对日本人不免有些过谏。但胡氏和原编者一样,完全肯定了本书的价值,就在于不是从表面介绍日本,而是从心理上、哲学上解剖了日本人整个的内心生活,这不是其他日本研究著作所能及的,而文字之优美犹其余事。

钟叔河 1994.8

目 录

译者自序	(1)
原编者序	(3)
1. 日本文明的天性	(4)
2. 柔术	(29)
3. 远东的将来	(78)
4. 一个守旧者	(94)
5. 困难	(125)
6. 奇异与魔力	(129)
7. 忠义的宗教	(144)
8. 关于永久的女性的	(162)
9. 关于祖先崇拜的几个思想	(197)
10. 灵魂先在的观念	(232)

译者自序

小泉八云的作品，我国已经有许多人翻译过。可是所翻译的大概只是他的文艺评论，至于他另外的作品，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本《日本与日本人》，很可以使我们从另外方面认识小泉之为人。

不过我所以翻译这本书的，除了上述的一点以外，却还有几个原故：

第一：逼近我们的强邻，不外乎日俄二国。日本对我们怎样的欺凌，不用多说，谁都知道，比俄国只是有过之无不及。我们起先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日本人的详情，现在虽然有些人已经注意及之了，却又只留心着他们的外表，仍旧是一个缺憾。本书是从心理上，哲学上，来解剖他们整个的内心生活的，我们要研究他们的全部生活，就可以藉此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参

考。

第二：小泉在这些文字上，对他们日本人未免有些过谏的地方，似乎使我们看了有些受不了。然而这也未始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激刺：为什么欧洲人，只赞美他们而不赞美我们呢？

第三：其实本书的内容，也不单是说的日本，远东全部都是有关的。小泉对于东西两方面的文明都有极清楚的观察，和极透辟的论断。其中有些话到现在已是应验了，有些话虽然隔得已久，到如今还是崭新的预言，仍可以帮助我们推测远东的将来。

第四：本书更有若干处专论我们中国人，我们尤其应该看看这位了解东方的西方评论家，对我们有些什么观念，而我们对之更有些什么感想。

为了这几个原故，所以我不揣谫陋，就于去年暑后着手翻译这书。只因其他工作排定了没有充分的馀暇，所以到现在才脱稿。至于小泉文字的优美，普通的评论也富于文艺的色彩，那尤其是我们应该满意于本书的。

胡山源，十九年，一月十四日。

原编者序

小泉八云在《心》的序里说，“这本书大都讲的是日本人内心的而非外表的生活”，这时他开始了他那一切关于日本的著作。本书选订的目的，是要集合他对于这种内心生活最好的杰作，——那些的确能使他成为日本与日本人惟一说明者的文章。

落合贞三郎，一九二八年二月，在东京。

1. 日本文明的天性

许多人以《心》为小泉八云著作中最有力量的杰构，这是确然不容怀疑的事情，本篇便是这书中的一篇。写成本篇的地点是神户，那时他是《神户年鉴》编辑部的一份子。那时他渐渐的不注意日本国内表面上的事情，而只用他的全力，专为“事物的中心”作说明。

“我想这是在神户，”威德摩夫人(Mrs Wetmore)说，“他达到了他最高的理智程度。在他的感觉敏锐中，他就写了这篇。‘日本文明的天性’里面充满着纽约城(New York City)可惊的描写，和东方世界难于捉摸的心灵上精微的观察。”

从未损失过一条船，打过一次败仗的日本，曾将中国的势力摧毁过，造成了一个新朝鲜，将伊自己的领土扩大了，使东方的政治全部变了颜色。这种使人惊奇之处，似乎是在政治方面，而格外可以惊奇的却在心理学方面；因为这代表着一种极大力量的发展，从来为国外所不知

道的——是一种程度很高的力量。心理学家都知道，所谓“西方文明的采取”，三十年来对于日本人任何器官或能力的脑筋中，素来所没有的，并没有加添什么。他也知道这在日本民族心智的或道德的性格上，并不能算作一种突然的变化。所有的变化，都不是在三十年中所造成的。转运来的文明，工作得要比较的慢些，必须要有数百年的光阴，才能产生出若干永久的心理学上的结果来。

就在这种光明中，日本成了世界上最非常的国家，而在伊“西方化”的全时代中，最奇妙的乃是伊的民族脑筋，竟能担任得下这样重大的一个震动。可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事实固然是这样了，究竟在实际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无非将已有的思想之机能加以一部分的改组罢了。在千万个勇敢的少年看来，便是死也不要紧。西方文明的采取，并不像一个没思想的人所想像的那样容易。这是很明白的，代价很大的心力上的整顿，只在民族显出特种力量的趋向上得到良好结果。因此，西方实业发明的应用，在日本人的手掌中，显出了极好的成绩——本着他们民族所熟习的种种技术，产生了卓越的结果，许多年来，另是一种面目，格

外的精巧。没有什么变化，——至多不过是将旧能力改成了新能力，达到了较大的范围。种种科学的职业，也可见出同样的情形来。有几种科学，例如药理学（世上没有比日本人再好的外科医生）化学，显微镜学，日本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适合的；在这些事上，成绩惊人，世人早已有口皆碑了。战争时和国家有什么大事业时，他们更显出了奇妙的能力；不过在他们的历史中，他们最著名的，还是他们军事政治的能力。然而外国的影响，对于他们的民族性，并没有成功什么伟大之处。例如在西方音乐，西方艺术，西方文学这许多研究方面似乎不过浪费光阴罢了。^①这些事情，对于我们的情感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他们日本人的情感

① 在某种有限制的意义上西方艺术已经影响了日本的文学和戏剧；不过影响的性质，却证明了我所说的种族的差异。欧洲戏剧为了日本舞台改形了，欧洲小说为了日本读者改写了。文学的译译是不很注意的；因为原来的事实，思想和情绪，对于普通的读者和观者，都得不到了解。情节是选取的，情感和事实就完全的改变。“新马格大连”（New Magdalen）成了和一个“穆多”结婚的日本少女。露俄的《哀史》（Les Mirerables）成了一个日本内战的故事；而恩茹拉斯（Enjolras）便成了一个日本学生。出于例外的略有几种，其中有那《少年维特（Werther）之烦恼》照文字上翻译而得到显著成功。

生活却没有这样的重要。每一个切实的思想家，都知道个人的情感，要用教育来转变是不可能的。想像那一个东方民族的情感性格，会能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因和西方思想接洽之故而能转变的，那简直不合理。情感生活，比理智生活更根本，更深刻，决不能因环境的改变，而有所突然的不同，正像镜子的表面不为种种反映所改变一样。所有日本所以能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成绩的原故，都不是自己的转变；那些想现在的日本在情感上已比三十年前更和我们接近了的人，完全不知道科学上确切不可移的事实。

同情是为理解所限制的。我们同情的程度，以我们的理解为标准。一个人可以想像他对日本人或中国人表同情；但是同情的程度，决不会超出普通情感生活中几点极简单的小范围——就是孩童和成人一般的几点。更复杂的东方感情，是由祖先的和个人的经验结合而成的，和西方生活并没有真正显著的连带关系，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们。反过来说，日本人，虽然他们愿意，也不能给欧洲人以最好的同情。

可是西方人一方面始终不明白日本理智或情感（两者本是混合的）生活的真面目，一方

面他也始终要想象日本生活比他自己的生活是很渺小的。这固然是文雅，这固然含着极为珍贵，极有趣味的可能性，可是这又何等的渺小，比较起来，西方生活似乎是超自然了，因为我们必须判断着可见可量的实物。这样判断起来，西方和东方的情感与理智方面，是怎样一个不同的对照呀！日本京都街上，无非是轻飘飘的木头建筑，而巴黎或伦敦的大道上，则到处非常的坚实，是常见的事。试将东方和西方对于它们的梦想、愿望和感触所发表的言论和著作，加以比较——天主教大礼拜寺之与神道教庙宇，凡提（Verdi）的歌剧或华格纳（Wagner）的三幕剧之与艺妓的登场，欧洲叙事诗之与日本小诗——在情绪的卷帙，想象的能力，艺术的综合这种种方面，相差的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真的，我们的音乐实在是近代的艺术；不过回顾着我们的已往历史，创作能力上的分别，不是不显明的，——不一定是在有云母石的圆形剧场，和属地遍天下的伟大的罗马时代，也不一定是在雕刻达到神圣，文学达到绝顶的希腊时代。

由此，我们可以谈到日本势力突进中的另一件奇妙的事实了。伊在生产方面和战争方面

所显出来的那种伟大的新力量，所有物质的表征在那里呢？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在伊的情感和理智生活上所找不出的，在伊的实业和商业生活上也找不出，——伟大！土地还是和从前一般，它表面上，因明治维新而增加起来的并不算多。小规模的铁道和电杆，桥梁和隧道，在那历古以来青葱满目的原野中，差不多没有谁能注意到。所有的城市里，除了通商的口岸和小部份的外国人居留地之外，要想在街上找出那并列成行的绿树，以求出一些西方思想的影踪，也很令人难得。你可以作深入内地二百里的旅行，你决不能看见什么新文明的大发展。你也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出巨厦巍峨的大货栈，以示商业的雄心，也不能找出基地数十亩，用着机器的大工业。一个日本城市，还和十世纪以前一般，仅仅比竹篱茅舍的村野略胜一筹——的确是风景美丽的，和纸糊的灯笼一般，玲珑而脆弱。不论何处，没有什么大的扰动和喧嚷，没有热闹的交通，没有隆隆之声，与轰轰之音，没有急如星火的匆促。倘使你愿意，你在东京城里也能享受到乡村的生活。这种使人看不见或听不见的新势力，现在正在威吓着西方的商业，改变着远东的地图，不禁令人发生奇异，我